

光阴短

□魏人彪

暑假一晃就过去了,有老师在朋友圈里感叹,又到开学季了,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!

一石激起千层浪。引得朋友圈里一片唏嘘,尤其是群里那些准老头准老太们,少不了在伤感不已的帖子后面粘上几枚泪水哗哗的表情包。

年少时读朱自清的散文《匆匆》,“于是——洗手的时候,日子从水盆里过去;吃饭的时候,日子从饭碗里过去;默默时,硬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。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,伸出手遮挽时,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了……”。

那时,在成长的岁月里,有谁会去理会时间的行色匆匆呢?更多的时候,反倒是觉着时间慢了,慢得如同蜗牛爬行。一年多长啊,一年有12个月,有春暖、夏热、秋凉、冬寒渐渐渐变的四季,期间不知道得有多少回的花开花谢、叶生叶落。生产队一年里种早、晚两季水稻,一季水稻从撒籽播种到稻谷成熟,需要漫长的3072小时。我们从春节过完的第一天开始盼,一天一天的盼,盼到望眼欲穿才会迎来又一个热闹、欢乐的春节。一个学期也长得让人揪心啊,厚厚的课本,几节课才上两三页,预习、作业、复习,然后是一次次的单元测试;课程表一格紧跟着一格,从周一到周六上午,周而复始,循环往复,像爬不到尽头的阶梯!老师常常教导我们:“一寸光阴一寸金”,可是我并没感到时间有多么珍贵。只有当我将暑假的一大把时间挥霍殆尽时,才会有一丝日子“匆匆”的闪念,当然,那也只是对一个“长得让人揪心”的新学期即将来临的一种“心理失落”。

1981年夏天,家里盖房子,为了省钱,母亲决定借灰窑自己烧制刷外墙的坭灰。母亲的娘家在海边小镇,所以坭壳多了去,不需要一分钱的。母亲兄妹6人,娘家老老少少近百号人口,该来帮忙、出力的都来了,人工费用也省了木佬佬。烧了一昼夜,待灰窑冷却,将烧得一碰就碎的坭壳起出来,堆成一坨一坨,接下来的工序是不停地敲打,必须把坭壳敲成粉,敲得“熟”透了。我也敲了一夜的坭灰。那夜月光明亮,城市在我的身后早已安然入睡,四周绿油油的水稻田里,蛙鼓此起彼伏。我们席地而坐,“嘭嘭,嘭嘭”,一下又一下,举着木棍敲打坭堆。开始时大家还说说闹闹,到后来敲得臂酸、背痛、腿麻、力乏,哪里还舍得说句话浪费一丁点儿的力量。累了,休息一会继续,又累了,休息一会再继续,直到东方泛白。记忆里,那一夜漫长得有如整整一个世纪!

后来的生活就像激流中行舟,哪里还会去关注时间的快与慢。当渐渐疲倦于职场打拼,当在一场接一场聚散离合的过往中“土豪”般地支付了太多的精气神,某一天才突然惊心动魄地发现,60岁已经到了嘴角边,“时间都去哪儿了,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”!

在无始无终的时空世界里,人生短短几十年,何尝不是弹指一挥间呢?时间是一趟单程列车,一去不会复来。

前些天翻《读者》杂志,无意中读到意大利作家翁贝托·埃科的《没时间》,文中写道:“一个非闰年的正常年有8760小时,假设每天睡8小时,花一小时起床、刮胡子、穿衣服,半小时刷牙和上厕所,用不超过2小时的时间吃饭,我们就用掉了4197.5小时。另外花2小时在市区乱转,每年又要用去730小时”,还有吸烟“每月就算60支吧,如果抽一支烟要花半分钟(找烟、点烟、熄烟),一共就是182小时”,还有“吹牛、会客、看病、购物、运动、看戏”,如此算来,时间已所剩无几。

千万不要就此以为翁贝托·埃科是一个懒惰和享受的人。在所剩无几的时间里,他每周要教3门课;编辑一份符号学杂志,每年出刊3次,共300页;主编两种专著,每年6本书,总页码1800页,还要翻译作品、出席学术会议、撰写专栏文章。

在我们周围,却不知有多少人,只有到了“白发催年老”的时候,才会真正明白“盛年不再来,一日难再晨”、“逝者如斯夫”、“一刻千金”,那些老话沉甸甸的道理!

光阴苦短,只争朝夕,从来都不是碌碌无为者的感受和作为。倘若虚度,即使拥有最富足的时光也毫无意义。

水角凌

□葛飘飘

水角凌只是一条寂寞的小巷,既不精致,也无关风雅。

穿过焦躁不安的北大街,就到了小巷北侧入口,夕阳仍照在小巷的上空。小巷有点狭窄,也就容三四人并排走的样子;小巷虽不长但有点曲折,向南是望不见尽头的。独自双手负背,缓缓南行,踩着那有些松动的石板,和着板间噗噗的摩擦声,呼吸着巷里丝丝凉意,这实在是夏日里最令人着迷的景象了。

小巷两边的商铺鳞次栉比,曾也一时繁华,但现在多已人去楼空,铁锁悬挂。锁大多锈迹斑斑,钥匙大概是找不着了,就算找到了,它还能打开那把锁吗?店铺门板倒是还在的,只是经不住风吹雨打,朱颜已不复当年。青砖灰泥,经岁月的浸润,已隐隐有了几分古韵。青苔不知何时,悄悄地厚了墙脚,爬山虎把剩下的墙面绿满了,骄傲的瓦上松则占据了屋檐,似乎在宣告着什么。古老的招牌,仍在轻风中微微地晃动着。

仅存的几个商铺零零散散地分布着。巷口的家私、弹被、堪舆风水等几家商铺,几十年如一日的,还静静地开张着。

油煎包子店仍在小巷的中段,究竟是否就是小时候的那家?已记不清楚了。刚出笼的油煎包子,冒出的热气如薄雾一般,熟悉的味道唤醒了深埋的记忆。那时的我,会抢了一条凳子坐下,大声地喊道:师傅,要三个油煎包,一碗油条咸豆浆,葱多放点!呼毕,跷起二郎腿惬意地等着。待油煎包子、豆浆齐了,我就用汤瓢轻轻地搅拌油条、酱油与豆浆,让油条泡软,浸润其中。先来一口浓淡适宜的咸豆浆,再轻咬包子一口,那肉馅儿很快刺激了味蕾,那香味、那鲜味,简直是一种享受!

过了包子店是一家豆腐作坊,店门板的底部已支离破碎,店主不在,从店里流出奶白色的豆汁,沿着墙脚的沟向低处流去。

小巷旁有一口水井,一到傍晚,那些老爷们常聚集于此。他们多穿凉鞋,或赤膊,或袒胸。下象棋的只有一对,但围观的却有一堆,余下的则高谈阔论国家大事、掌故趣事。

继续往南,有个卖手工荷包包的,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店吧,最多算是摆在家门口的一个小摊。“店主”是一位老婆婆,七八十岁的样子,带着老花镜,正在慢吞吞地剪布、缝布。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不仅是沟壑纵横的皱纹,更是留下了淡定与平和。也许对她来说,荷包包能否卖出是不重要的,重要的是守住了小摊,也就等于守住了岁月。

不知何时,前方一旧房前立着一位年轻女子。女子扎一粗大的麻花辫子,着一袭比夕阳还火红的连衫裙。她拉着七八岁的儿子从门缝往里指指点点的,大意是她以前住这里的二楼,孩子的外婆住一楼,那时的生活是怎样的等等。小孩子倒有点不耐烦了,叫嚷着,走了走了。红衣女子朝我笑了笑说,她在这儿住了二十几年了,听说要拆了,特意过来看看老房子的。一直以为,如我这般无聊之人,才会对旧东西恋恋不舍,看来是我错了。

再往前走,就到了小巷的南出口。路口左侧靠边处有个补鞋、补衣裤的摊儿,应该也摆了几十年了吧。右侧还有一间杂货铺,老板年纪不小了,但兴趣勃勃时也会来个曲,也不知是何曲?反正我是分不清的,只是觉得他唱得有点高亢苍凉而已。

每每于清晨时分,漫步于幽长的小巷,若适逢小雨,路面微湿,青苔沾露,偶有一老人撑一伞,牵一幼童,悠悠然地在前面走着。小巷,你还记得吗?曾经有个少年在此,骑一破单车呼啸而过,他一路狂按车铃,一路引歌高唱:“他说风雨中,这点痛算什么!擦干泪不要怕,至少我们还有梦!”